



博士文库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演进

张恩普◎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博士文库



儒道融合与古文论的自觉演进

张恩普◎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演进/张恩普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6

(吉林文史出版社博士文库)

ISBN 7-80626-866-9

I. 儒... II. 张... III. ①儒家-研究②道家-研究
③文学理论-研究-中国-中古 IV. ①B22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5141 号

Rudao Ronghe yu Zhonggu Wenlun de Zijue Yanjin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演进 张恩普 著

责任编辑:于涉

封面设计:李岩冰 梁雷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626-866-9/C·440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文化走向	21
第一节 儒本道末的汉代文论	22
第二节 道本儒末的魏晋文论	39
第三节 儒道释兼容的南北朝文论	61
第二章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自觉意识	80
第一节 儒道并存与汉代文论自觉意识	80
第二节 外儒内道与魏晋文论自觉意识	97
第三节 儒道释合一与南北朝文论自觉意识 ...	111
第三章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研究对象	126
第一节 以心为主与“文心”理论	127
第二节 才性评析与“文品”理论	151



第四章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基本范畴(上)	167
第一节 原道论	168
第二节 文气论	179
第三节 意象论	192
第五章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基本范畴(下)	204
第一节 虚静论	204
第二节 言意论	216
第三节 通变论	225
第六章 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的研究方法	238
第一节 “知人论世”	239
第二节 “唯务折衷”	252
第三节 “溯源流别”	269
结 论	291
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297



导 论

一、中古文论界说

关于“中古”的历史分期，历来众说纷纭。史学界一般以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之间为中古，但也有的史学家主张将两汉包括在中古范围内。文学史的历史分期多以朝代为准，惟刘师培和王瑶以“中古”分期，但分期情况又有不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把中古文学定在汉魏之际至梁代，而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论中古文学则“起于汉末，讫于梁陈，大略相当于旧日所谓八代的范围”。^① 此外，陆侃如也认为“中古文学”应从汉代开始，他说：“中古本是个含糊的名词，我是指公元一至五六世纪。”^② 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也多以朝代为分期的标准，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

^①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4页。

^②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页。



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前?——纪元190年);

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191——959年);

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960——1839年)。^①

但郭绍虞的上述历史分期与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分期不相一致,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又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从周秦至南北朝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从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从南宋一直到清代,……可以说是这种文学批评的完成期。”^② 而“在文学观念演进期”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又为一期。”^③ 这就是说,从文学观念演进的角度看,其分期到南北朝为止,这就和他的“中古期”的终止朝代不一致了。实际上,郭绍虞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分期是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实际的,若能与其“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一致,就比较科学了。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把中古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分期定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就文学观念演进过程看,“周秦”是文学观念演进的开始,但从文学观念演进的自觉程度看,“周秦”还算不上“自觉”的开始。关于这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②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一点,郭绍虞的论述是很有道理的。他说:

周秦时期所谓“文学”,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所以也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当时所谓“文学”,是和学术分不开的,文即是学,学不离文,所以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

到了两汉,“文”和“学”分开来讲了,“文学”和“文章”也分开来讲了。他们把属于词章一类的作品称之为“文”或“文章”,把含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称之为“学”或“文学”。所以,“文学”这名词,虽则和我们现在所谓的意义不一样,但是不可否认当时有文学的学术的分别。这可以说是汉人对“文学”作了更进一步的认识。^①

根据郭绍虞的观点,两汉时期的文学观念与周秦时期的文学观念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开始对文学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所以把汉代看做是文学理论与批评自觉的开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真正自觉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自觉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专家,如曹丕、陆机、挚虞、李充、范晔、刘勰、钟嵘等,并产生了像《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学团体,如“三曹”与“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及“昭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明太子”文学团体。其中“竟陵八友”发明文学声律、昭明太子集团撰成《昭明文选》，都拥有了影响深远的文学研究成果。但这些成就与汉代的文论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汉代文论不仅把“‘文’和‘学’分开来讲了，‘文学’和‘文章’也分开来讲了”，^①而且出现了司马迁、扬雄、王充这样对文学理论有真知灼见的作家。同时，文论的自觉与文论家个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两汉时期许多文论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自我价值，其个体意识已经觉醒。这一切像火种一样，到了魏晋时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因此，论及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就不能不溯至两汉。

文论的自觉离不开文学的自觉，事实上，只有文学的自觉发展，才促使了文论的自觉演进。“文学自觉”的说法是鲁迅提出来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②近年来，许多学者针对鲁迅的文学自觉断代提出了新的看法，如詹福瑞认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③在《从汉代人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从汉代人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汉代，文学已渐趋独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③ 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

立,文学观念也渐近自觉。”^① 张少康也持这种观点,他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中说:

一般人所说到魏晋方始进入文学的独立与自觉时代之说其实是不确切的。汉人把文人分为“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前者是指学者(儒生),后者则是指文章家,即接近于今天所说的文学家。汉人所说的“文章”的内涵与范围是包括各种应用文章在内的较广义的文学,但又比先秦相当于“文化”之“文”要窄得多。汉人这种“文章”的概念是与魏晋以后的“文章”概念一致的。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基本上都是沿用汉代关于“文章”的概念。^②

鲁迅认定曹丕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自然是指文学自觉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完成,但文学自觉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经历一个发展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开始阶段,应该是汉代。汉代文学的自觉发展,必然促成汉代文论的自觉演进。

因此,本文将“中古文论”的历史分期,定为两汉魏晋南北朝。

^① 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

^②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二、儒道融合与中古文论自觉

中古文论的自觉固然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但哲学与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中古文论家大都属于士人阶层,他们其中有的是政治家,如曹丕;有的是史学家,如司马迁、范晔、沈约;有的是哲学家,如王充。他们对古代哲学与文化十分了解,并身体力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这种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士人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自然会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体现在他们的自觉行动上。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主要的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儒家和道家是我国古代两大对立的哲学派系,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却走了一条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之路。儒家和道家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哲学派系,它们的这种历史发展态势,不仅对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和演进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我国的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源头上看,儒家和道家都发源于夏商周文化,尤其是发达的周文化,而直接的动因,则是春秋时期周文化的衰微。儒家是周文化的继承者与捍卫者,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要全面恢复周文化。而道家则提出了“自然无为”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自然无为”才能恢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因此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甚至有些极端。但是儒家和道

家在它们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那里,有许多方面是相同或相近的,比如重视人事论的研究,这在儒家、道家乃至墨家都是十分接近的。儒家十分重视人事的研究,第一个提出人道的观点,把人道作为理论阐释的中心。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仁”。什么是“仁”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仁者爱人”(《论语·颜渊》)。道家虽然大力提倡自然之道,但是在道家的自然原则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老子哲学的核心是“道”,但老子的哲学目标并不在于研究“道”本身,如果是那样,就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一样,以自然为对象了。实际上老子的哲学目标是如何通过内在修养达到自我超越而进入“道”的境界,所以他提出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的主张,不是要“爱人”,而是要从自己做起,每个人都这样做了,自然就能恢复“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了。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关爱生命,重视人事这一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上是一致的。

儒家和道家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体系,导致了它们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融合发展。首先将儒家和道家思想融合到一起的是荀子。一般认为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实际上,荀子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只不过儒家思想的成分占的比重大一些。而在儒道融合上,荀子首开先河,比如,关于天人关系问题,荀子反对天命观,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的观点。他把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改造为“不与天争职”,主张“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天论》),并认为这是“天职”。而他的“天有其



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的观点与思孟学派的“与天地参”的思想有着十分切近的渊源关系,实际上,荀子已经将儒家的人道有为与道家的自然无为融为一体了。荀子对儒道思想的融合有开先河之功,又有启后学之绩。

从汉代以后,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更多地体现为既有儒家思想的提倡,又有道家思想的实行,两种思想可同时在社会发展中起作用。具体到士人的内心世界中,则既有儒家思想的天地,又有道家思想的空间。当然,它们在每个人的思想上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汉初的陆贾和贾谊继承了荀子的思想观点。陆贾的《新语》是向皇帝上的奏议,在这部书中主要体现的是道家思想,这和当时崇尚“黄老之术”有关,但仍然有儒家的思想,如“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无为》),这里的“谨敬”则与儒家思想有关,“治以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本行》),这毫无疑问是融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贾谊的《鹏鸟赋》和《新书》具体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鹏鸟赋》以赋的形式反映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这首赋中,他提出了“造化”的概念,认为“造化”在物质世界的发展演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造化”是什么?贾谊认为是“道”和“德”。对“造化”的认识,体现了贾谊的道家思想,但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含有儒家的成分,并且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六理”是贾谊的世界观,“六理”,即道、德、性、神、明、命。从德的角度看,“六理”又演变为“六美”。什么是“六美”呢?贾谊认为,“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这其中的“仁”、“义”、“忠”、“信”与儒家的旨趣是十分接近

的。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成为正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严格地说不是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汉书·董仲舒传》云：“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可见，《春秋繁露》的主旨在于“说春秋事得失”，不过其中亦包含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其中主要的是“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这种思想带有很强 的神学味道，但于统治者却是十分有利的。尽管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实际上当时实行的也并不十分彻底，甚至汉武帝本身也是“外儒内法”的。同时，另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哲学著作——《淮南子》应时而生。《淮南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但也兼有儒、墨、法家的思想。在宇宙观上，《淮南子》的基本范畴与道家一样，是“道”，但对于“道”，它有自己的解释，“道始于虚霫”，“道始于一”。（《天文训》）这和老子对道的解释有所不同。《淮南子》中亦有儒家的思想，《原道训》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容也。”这一思想与《礼记·乐记》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是一致的。汉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当属王充，王充的思想受儒家古文学派的影响，但他也继承了老子和荀子的思想。王充的《论衡》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王充反对“天人感应”的思想，提出了“天地含气之自然”（《论衡·谈天》）和“天道无为”（《论衡·说日》）的思想。“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直接导源于老子，但同时，王充也坚持“人道有为”的观点，并提出了“礼义之行，在谷足也”的观点，这些都是受儒家古文学派的影响的结果。



魏晋时期的哲学以玄学影响最大。玄学弘扬的是道家的思想,但玄学将《老子》、《庄子》、《周易》作为其基本理论基础,称为“三玄”,而《周易》又属于儒家的经典,因此,玄学的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就更为明显了。事实上,玄学在当时的一个主要课题就是“会通孔老”。王弼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包含在《周易注》和《老子注》中。王弼的一个著名论断是“名教”出于“自然”,“名教”属于儒家的思想,“自然”属于道家的思想,要让“名教”出于“自然”,实际上就是以道释儒,“会通孔老”。王弼在《老子注》中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这是王弼对《老子》三十二章中“始制有名”的注解,很显然,王弼把“名”理解为“名分”,所以要“立名分以定尊卑”,“始”为“道”,亦即“自然”,则“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就这样产生。王弼的这种解释虽然未必符合老子原意,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会通孔老”的走向。探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除王弼外,还有嵇康、阮籍和郭象等人。嵇康和阮籍重自然、轻名教,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但并不是真正教人违背“名教”,而是反对当时司马氏所宣扬的名教,他所崇尚的是古代真正的“名教”社会。而阮籍更走向了“名教”与“自然”调和之路,他和嵇康一样,反对当时的“名教”,崇尚“自然”、“无为”,但他也并不反对真正的名教,甚至他要把“自然”和“名教”调和起来,认为二者可以没有矛盾,“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他认为:“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

之者身危。”(《通易论》)“尊卑之制”就是封建秩序,也是属于名教范围内的,由此可见,阮籍也是在走“会通孔老”之路。郭象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是重“名教”的,但亦不轻“自然”,他认为“名教”与“自然”不矛盾,他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他把名教与自然说成是一体的两个方面:“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冥于内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这样,他就把“名教”与“自然”合为一体了。

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对中古文论的自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对于中古文论的文化走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般说来,每一时代的社会思想的主流必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直接的影响。汉代社会思想的主流是儒家,但道家思想也存在其中,整体上表现出以儒为主、儒道并存的态势,这样影响到文论上也是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包括儒家的文艺思想;魏晋时期则正与两汉相反,儒家地位衰微使得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者所标榜的社会思想,因此,整个社会思想表现为外儒内道。与之相适应,文学思想亦表现为外儒内道,儒道兼容。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主流是儒道释合一,文论上亦表现为儒道释思想的综合影响,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沈约的文论。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每一位文论家那里,情况则各有不同,但这种趋势是存在的。



二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古文论自觉意识的生成。所谓自觉意识,按一般的理解,就是促使人们进行自觉活动的主观意识,是人们自觉行为的思想动力。自觉是与自发相对的一种人类行为,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① 文论的自觉意识则是指以文论家的主体意识主动自觉地研究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形成文学理论。中古文论家,如曹丕、陆机、挚虞、刘勰、钟嵘等正是以这种文论家的主体意识来研究并形成文学理论的。那么,中古文论家的这种主体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从中古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主体意识的形成导源于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形成。所谓个体独立意识,就是自我意识,即能够清醒地认识自我。中古时期被看做是自我意识觉醒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士人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标榜、自我强调、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倾向,如贾谊吊屈原、司马迁发愤著书、王粲好驴鸣、刘伶酒后放达、刘勰拦车荐书等。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主张人道有为、仁者爱人、内圣外王、追求大同,从而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道家则主张天道无为、自然齐物、逍遥自在、全生避害,从而鼓励人们超然世外,解放自我。这样两种哲学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必然产生巨大的能量,使其一方面要积极入世,追求功名,实现自我价值,另

^①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同社,1980年版,第1894页。